父亲的橹

李志勇

父亲新砌了一套“七”字形平房,他特地请瓦匠师傅在厨屋北侧专门设计了一间“储藏室”,“藏品”只有一件——一把油得锃亮的大橹。当然了,保管“储藏室”的钥匙非他莫属了。

每当出海归来,父亲总爱打开这间略显神秘的屋子,在大橹身上这儿拍拍,那儿弹弹,那模样就像一个内行的琴商在欣赏一件令他爱不释手的大琵琶。

父亲太爱这把橹了。倒不是因为大橹的质地是上等的红木,也不是因为风风雨雨几十载,大橹始终跟着他下南洋闯北海,而是因为名气。父亲的名气太大了,在黄沙港可以有人不知道书记、镇长叫什么名儿,却没有人不晓得“橹神”李长标。父亲摇起橹来,那才叫炉火纯青。倘是风平浪静,父亲把着橹,扳过来、推过去,那姿势舒展、自如、潇洒,不用提炼加工,直接就能搬上舞台。最为精彩的是父亲那一手顶风逆浪催橹的绝活,摇起来的节奏就像戏台上的那些老戏骨敲出来的板鼓声,一路清脆,橹尾翻转起来,那滴溜圆的旋涡,或似热恋中的情人紧靠一起,久转不散;或刚刚转到一起旋即似分外眼红的仇人,各自向反方向转去,瞬间即逝。这种摇法用我们打渔人的话说,叫“小花头”。功夫不到家,你是休想摇得起来的,哪怕是多年的“老海洋”,风浪一颠簸,橹桨投不上橹脐也是常事。父亲绝不会有这种尴尬,相反,他倒希望风浪大一些,风浪越大越能施展他的才华。遇到这种时候,那舢舨在橹的推动下,一会跃上浪峰,一会跌进深谷,其中几多快慰,只有父亲最能体会。

然而,父亲突然发现,人们对他的崇拜正在悄悄地转移,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,谈论的再不是“橹神”与橹的趣闻轶事,而是哪家哪家又买了什么什么机,哪家哪家机帆船上的小舢板都有十几二十匹马力,兜起风来那个快活劲怎么形容都不为过。遇到这种情形,父亲只当视而不见,仍然昂着头、挺着胸,紧把着那把大橹,生怕它会长上翅膀飞掉似的。尽管父亲不愿意,他还是发现,过去他摇一橹,别人得赶三橹,眼下竟一哧溜地都跑到他前面去了。父亲最讨厌别人在超过他时的那种得意的眼神,遇到这种情况,他总是不屑地收回目光,心里暗暗嘀咕:“神气什么,渔场上见!”

然而,最终也是最最重大的发现,父亲发现别人的腰包都鼓起来了,而他,腰里还是瘪瘪的。

“大橹啊,大橹,难道你真的……”父亲不敢往下想,他也实在不愿这样想,他舍不得抛下大橹,没有大橹,他怎会成为黄沙港无人不知、谁人不晓的大名鼎鼎的“橹神”?

不管父亲心里是怎样的不情愿,他还是忍痛与大橹道别。每次,父亲锁起“储藏室”的门,走向他那崭新的机船时,总要面向大海,嘀咕上这两句只有他自己才能听懂的话。

秋天的阳光

江正

秋天的阳光是金贵的。秋分节气一过,雨水明显减少。大地与天空似乎陡然拉开距离,阳光不再像夏日那般暴烈,变得日渐温柔。

广袤的田野里,那些籽粒尚未成熟的庄稼,期望在秋霜来临之前,能成为一颗来年可以延续生命的种子。所有的生命都渴望繁衍,即使是路边一棵无名小草,同样渴望结出一粒饱满的籽实。

秋阳携着色彩,不经意间把大地涂抹得美艳神奇,层林尽染,万山红遍。

秋阳里,准备南迁的乳燕在蓝天中自由飞翔,晒硬了远行的翅膀。所有的昆虫都在匆匆相互告别,用阵阵微弱的歌声,像给了它们最后快乐时光的秋阳辞行。田埂上,一片片返青的苜蓿、蒲公英和紫罗兰,用比春天更娇艳的姿容,由衷地答谢秋阳的恩惠。

秋阳是善良的。她用尽心智,极力摆脱掉雨雾的纠缠,尽量让光热的日子更长久。她竭力抵抗着时时逼近的霜雪,想让漫长的寒冬来得更晚一些。

然而,季节终究是不可抗拒的,时令的脚步从不会停歇。无论秋阳作怎样的抗争,风景依然在走向凋敝,变得愈来愈苍凉。自然规律没有任何力量可与之抗衡,秋天注定是生命的一道坡坎。枯荣的季节可能会让一些生命就此了结一生。而对于更多的生命,秋天只是一个驿站。秋阳隐去,冬雪迎来。寰宇有序,时光流长。

霜后枫叶更妖娆

杨增勤

每年霜降前后,我都喜欢到隔壁公园去看枫叶。

昨天傍晚,我又蹓跶过去了。一边悠闲地抽着烟,一边静静地伫立在“老朋友们”身旁。一阵微风吹过来,树的枝丫开始摇摆起来,发出了“嘶嘶”、“沙沙”的声响。哦,这多么优美的天籁之音,好像在迎接我的到来。不一会,风大了,空中飘下一片片树叶,不时落在我的头上或肩上。再看看满地皆是枫叶。红色的,似炽热奔放的血液,在我的心中荡漾;黄色的,金灿灿的,在我的眼前发光;橙红色的,似一杯杯醇香的美酒,悠悠沁我心脾。它们在晚霞的照耀下,既像一幅幅五彩缤纷的油画,又像披着金色面纱的少女,婀娜多姿,透着神韵。那片片飘落的红叶更像一只只蝴蝶,红袖飘逸,在萧瑟的秋风里轻盈地翩翩起舞。

啊!枫叶,你饱经了春的蓬勃与夏之繁盛,又历经了秋雨风霜的砥砺,用生命将自己染得更红,真个是天然去雕饰,冷艳更壮美。

其实,代表秋天的枫叶之美,并不仅仅在那经霜的红色,而更在那临风的飒爽。它在生命的惊涛骇浪中,从容自若,尽显自我,那挂满枝头的鲜红,积淀着生命的成熟。每当所有树木的叶子开始逐渐凋零时,才更加显出它的秀逸,那才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、不在意世俗的繁华与孤傲。

一切都在不经意间发生改变。当第一片枫叶落在身上的时候,倏忽间,我想到,这枫叶不跟我们人一样吗?草木一秋,人生一世。想到人生几度春秋,内心充满着徬徨与感伤。而当第二片、第三片枫叶落下来的时候,我的内心变得淡定从容,花开叶落,自然轮回。此时的我突然发现,原来我比想象中的自己要坚韧,油然升起“红雨随心翻作浪”的感觉。

在回家的路上,我一直在想,人生七十算什么,老骥伏枥志千里,满目青山夕照明。今天,我们欣赏枫叶,更要向枫叶学习,不管在什么时候,都要对生活充满激情,用一颗希望的心迎接明天,用一种优雅的态度愉快地生活。即使是在生命的尾声,也要像枫叶一样随风起舞,展示自己最后的美,让自己的凋零也充满浪漫,让下一轮回的浪漫更加充满希望。

喜看稻菽千重浪　王万舜　摄

有菊如斯

吴杰明

乍见这一大片盛开的野菊花,我惊诧于她的张扬和热烈。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力啊!秋风瑟瑟,蜂蝶不会为她起舞;荒原野径,诗人不会为她折腰。她全然不顾头顶凛冽的寒风与周遭丛生的枯草,兀自怒放,悄然自得。

我尝读北宋学者周敦颐的作品《爱莲说》:“予谓菊,花之隐逸者也;牡丹,花之富贵者也;莲,花之君子者也。”与牡丹的富贵与莲花的圣洁相比,菊花的内敛与谦抑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自东晋陶渊明之后,菊花成了隐士的象征。陶渊明《饮酒》诗云: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诗人绝圣弃智,结庐人境,拒绝名利的诱惑,不顾流俗的褒贬,心远地偏,独得其乐,着实令人心驰神往。

同行的老王是相邻乡镇一家药材场的员工。老王说:“盛开的菊花不全是这样的。我们药场人工培育的菊花粉的像霞,白的像雪,黄的像金子,绚丽多彩,端庄秀丽,真真是大家闺秀。更有菊花名贵品种如雪海、礼花、玉翎管等,千娇百媚,邀功请赏,养尊处优在高台上,百般呵护在温室里,和玫瑰、牡丹、郁金香等时尚花卉真真是别无二致了。”

同样是菊花,竟也如此迥异其趣,这是我之前从未想到过的。宋人杨万里的《野菊》诗云:“未与骚人当糗粮,况随流俗作重阳。政缘在野有幽色,肯为无人减妙香。已晚相逢半山碧,便忙也折一枝黄。花应冷笑东篱族,犹向陶翁觅宠光。”菊本无情草木,在山野,在荒原,不与文人做干粮,不肯随俗被赏识;自生自灭,不俗不艳,无意争春,不媚不屈;傲雪凌霜,孤傲绝俗,是何等的高冷矜持,别有一番风采和异趣,可一旦为人力所宠育,千筛万选之后,众目睽睽之下,菊花竟成了争奇斗艳、邀宠争光的“俗客”,不复是幽闲自若、香远益清的“隐士”。

老王听了我的一番感慨,一边笑话我萦怀秋菊,痴话似癫,一边竟也引经据典,口若悬河:“‘进则安居以行其志,退则安居以修其所未能,则进亦有为,退亦有为也。’身在逆境时,退而自善,修习本分;身处顺境时,积极进取,以逞其能。如此,则进也有所作为,退也有所作为,岂非大善?”

老王一边言语,一边屈身采摘野菊花,须臾盈怀。老王说:“野菊花性味苦、辛,微寒。归肺、肝经,有清热解毒之效,可用于痈肿、疔毒、咽喉肿痛、风火赤眼等症。内服外洗,可竟大功。”

老王言罢,大笑似狂,飘然而去。

游鹤乡菊海

杨俊

秋高气爽,金菊飘香。恰逢周末,我与夫人游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。

鹤乡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位于县城南约 30 公里,驱车不用半小时便到。到了园区停好车,便看到“九天鹤舞、十里菊香”八个鲜红色的大字。这里有 3 万多亩菊花,品种近三百个,是全国最大的菊花生产基地。进入园区,扑面而来的阵阵菊香,不由得使人放慢脚步,贪婪地深吸几口,顿觉神清气爽,飘然若仙。放眼望去,大片大片五颜六色的菊花,像训练有素的士兵,一排排、一行行整齐规律地向远处铺陈开去。坐上游园车,仿佛置身花的海洋,人在画中游,舟行菊海上,甚是惬意!

很快到了“十里菊香”陈列馆,偌大的馆内品种繁多的菊花万紫千红,争奇斗艳。有杭白菊、盆景菊、万寿菊、雏菊、金盏菊……让人目不暇接,流连往返。我最喜欢的菊花还是一株一花的独本菊,她枝条粗壮,叶茂色浓,花大色艳,富有光泽,不同的花色便有不同的意境,使人浮想联翩。查阅资料得知,独本菊并不是自然长成的,都要经过冬藏、春种、夏定和秋养环节的精心培育才使其成为倍受青睐的上品。猛一抬头,我们看到“大观园”三字,但见园前人物蜡像栩栩如生,仙鹤悠然自顾。心中狐疑,“大观园”与菊园有何关联?原来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写贾母领着众女眷在藕香树赏花饮酒吃螃蟹,欢乐非凡。众人酒后,诗兴大发,分题作了忆菊、访菊、种菊、供菊、咏菊等十二首咏菊诗,“无赖诗魔昏晓侵,绕篱欹石自沉音。毫端运秀临霜写,口角噙香对月吟。”十二首咏菊诗中尤以黛玉的咏菊诗为冠。大观园金钗有十二个,菊花诗也恰好作了十二首,十二钗最终命运都是叶缺花残,万艳同悲。莫非菊花与人的命运有关联?来不及思忖,耳边传来潺潺流水声。只见一篱笆围着茅草覆盖的农舍,院前一小块田地里有几只鸡鸭在觅食,农人劳作之余在攀谈,斑驳的水车在慢悠悠地转着……极目远眺是绵延的苍翠小山,好一派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田园画面……

出了陈列馆西门,登上观景台,凉风习习,成片成片的菊花种成了形态各异的造型,特别是一大片菊花种成的“五星红旗”图案让人赞叹。远处有几个古色古香的楼台亭阁,尤如大海中的小岛。其中一处叫“擎雨亭”,便到亭中小憩。见夫人坐在亭中观赏景色,这又何尝不是一道靓丽的景致呢!赶紧拍下。

再往前走便到了菊花种植基地,一排排现代化的塑料大棚很是壮观,进去一看,各式各样的菊花都是在这里培育的,每块小方格内都插着菊花的品名,几名南农大工程师在精心地测量着菊花种植数据。这里的种植环境可以进行远程自动控制,真的让人惊叹今天科技的力量!

深秋的白天就是短暂,夕阳西沉,我和夫人趋车回城。一路上路灯点点,已没了白天的喧闹。我们意犹未尽,约定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”

地摊之旅

陈建康

“卖袜子了,卖袜子了,公道便宜的袜子,一块钱一双!”

仲夏以来,在家乡的集市上,我和爱人将网上采购的几百双袜子摆在摊位上,开启了地摊之旅。

摆地摊的第一天,我俩一大早就来到集市。选好位置后,将塑料布铺在路面上,将袜子摆放整齐,默默地守着摊位,有时不敢正脸朝过往行人看,遇见熟人则低下头,半天下来一双袜子没卖得了。第二次出摊时,我们脸皮就厚些了,摆好摊位后,抬头笑眯眯地朝行人张望,并与熟人打招呼。我们的笑脸迎来了顾客,有人到摊位前询问价格、看看款式,半天下来,竟然卖到 50 多元。虽然利润不多,只有十几块钱,但我很知足。

第三次出摊时,我跟邻摊位一位年轻妇女攀谈起来。她告诉我,她赶集卖鸡鸭鹅已有十几年了,每年纯收入十多万元。她介绍了一位也是卖袜子的生意人,每逢赶集时,手拿小喇叭,推着流动摊位,一边吆喝一边卖袜子,生意相当红火,几年下来在县城购置了两套房产。听了她的介绍,我心潮澎湃,领悟到做生意首先要放下面子,在了解市场行情后要掌握经营技巧。于是我花 500 多块钱添置了可移动的流动摊位,购买了一只无线喇叭,正儿八经地做起卖袜子生意。

然而,我的地摊之旅引起了很多人的揣测,某人在镇政府混了几十年,最后落个卖袜子的下场。每当听到这些话,我都聊以自慰:自己真的混得不如别人,但要从那方面去比较。古语云,人家骑马我骑驴,回头望望还有挑脚夫。因此,在集市上,我亮大嗓门,鼓起勇气,挣一碗豆腐汤钱。

新“陈奂生”进城

张建忠

初中时,读过高晓声的短篇小说《陈奂生进城》。在现实生活中,也有一位与陈奂生同名的人,他今年已 75 岁,是我的大舅——现实版的“陈奂生”。

大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人,从小就与泥土打交道,尤其对水稻种植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,在我们老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“水稻土专家”。

记得小时候,我经常到大舅家玩,问他种植的水稻加工的大米做饭后为什么香味扑鼻?他告诉我,射阳地势平坦,为江苏中部海积平原,这片神奇土地上生产的大米,有着大自然赋予的天然醇香味道。记得当时,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。

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1996 年初,大舅在一次去县城出人情时,认识了一位城北菜场的粮食贸易商行老板。先几年,大舅将他种植的水稻加工后送给这位商行老板代销,后来看到自产的大米供不应求,他干脆就雇佣其他人种植自己的水稻田,自己到县城开了一家大米贸易商行。

“酒香也要勤吆喝。”自大舅在县城创办自己的大米贸易商行后,经常夸他的大米质量好。有一次,他还特地召开了大米新闻发布会,邀请县内外媒体的新闻记者以及客户品尝他的大米。大舅还印刷了大米宣传单和专门的名片,讲述射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,孕育了品质优良的射阳水稻,成为中国大粮仓中的精品;射阳的海陆气候孕育出与神农氏“石上播谷”媲美的稻谷的传说故事。

近年来,由于县委、县政府的高度重视,通过县大米协会以及家庭农场、大米加工企业等单位的共同努力,“射阳大米”不但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,而且还先后荣获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、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、中国十大大米区域品牌、“中国十大好吃米饭”等称号。头脑灵活的大舅再一次抓住了商机,先后跑到上海、南京、盐城组建了三个“射阳大米”销售点,每年成交量都在 50 万吨以上。他自己不但在上海买了价格不菲的商品房,而且还开上了宝马车。

昨天,大舅又发微信告诉我,他已建议儿子在上海大都市再搞一次新闻发布会,让“射阳大米”名扬天下,明年争取销到欧洲去。看来,“陈奂生”又要“出国了”!

“痴”爸爸

颜旭

我爸爸出生在射阳这片红色土地上。他少年时期就爱看、爱听新四军抗日战争的电影或故事。许多故事中,有这么一则故事影响了爸爸参军报国,走上艰辛的新闻报道之路。

他听老人们讲,1942 年秋,附近阜宁县陈集镇卖饭曹村突然出现了好多戴着眼镜、上衣口袋插着笔、手不离书,穿着新四军军装的人,他们当中有贺绿汀、阿英,还有著名记者范长江等抗日文化名人。这些革命前辈们从事文化抗日救国活动,在爸爸的心中简直就是值得崇拜的明星。并暗下决心,长大了也要当兵,而且要当一名“铁军”记者。

1987 年冬,爸爸应征入伍,在部队期间他开始痴迷地钻研新闻业务。爸爸善于抓住人物典型报道。在他从事 20 多年的新闻报道中,他采写的人物典型有很多,有普通士兵,有一般干部,也有高级领导。每当他翻阅剪贴中人物典型报道时,就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,告诉我每条“活鱼”是怎么捕捉到的。每次讲到人物典型,爸爸心情特别激动,眼里闪着泪花,不难看出爸爸对人物典型的情感有多么深。

爸爸的政治敏感性特别强。他亲身经历平息“6.4”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戒严、解放军报组织的揭批“法轮功”斗争组稿。在见证两个历史性重大政治事件中,他在关键时刻都能保持清醒头脑,终始站在党和政府、人民群众这边,用手中的笔撰写出《秀才遇见兵》《一位童真女孩的悲惨遭遇》《大姐,亲人盼你从噩梦中醒来》等作品,先后在《解放军报》《中国国防报》《前卫报》发表。其中《秀才遇见兵》这篇通讯,获得全军“时代呼唤雷锋精神”优秀征文奖。

爸爸有个雅号“夜猫”。他经常熬到深更半夜,坐在电脑前写稿子。我睡醒后,发现他还伏案工作,催他休息,他却说:“快了,稿子马上写好了。”时间一常,自然成了习惯,每次爸爸写稿,我都不忍心打扰他。

爸爸有时大脑出现“走神”现象。我和爸爸逛街,他总是心不在焉,我问:“爸爸,一心不能两用呀!出门时心情还很好的,眼下一点兴趣都没有!”

爸爸突然清醒地说:“没想什么呀!前几天捕捉到一条新闻线索,在构思应从哪个角度去写。”我听了哭笑不得。但爸爸这种可贵的敬业精神,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爸爸有一双慧眼。有一次,部队派他到北京购买摄像机。归队途中,他在列车上听到车厢广播员播报道:“谁是医生?请速到第十三节车厢,有位产妇快生产了。”爸爸听了立刻意识到,这是条好新闻。迅速跑到十三节车厢,扛起摄像机录下一个新生命的诞生。又连夜乘上返回北京的列车,把录像带交给了中央电视台新闻 30 分主播,并在新闻 30 分节目中播出。因此,爸爸还立了三等功。

时隔 4 年,爸爸从河南省开封军分区政治部调入家乡盐城军分区工作。他从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十频套《讲述》栏目,征集讲述“DV”背后的故事纪实片。爸爸把珍藏当时抓拍到的纪实片,投到中央台视台并被采用,他还被邀请到中央电视台面对全国观众和主持人,讲述他如何抓拍下这则感人的纪实故事片,足足讲述了 20 分钟。这是他以超强的新闻敏感性、买摄像机没到单位半路拍摄新闻上央视的得意之作,也是爸爸漫长的新闻道路上终身难忘之事。

爸爸是个谦虚谨慎的人。他采写的报告文学《人民利益》被《解放军报》刊登,获得 2002 年度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可他从不挂齿,当有人在他面前提及此大奖时,他总是说:“那是过去的事,这奖对我一个业余新闻爱好者作用不算太大,但是对搞专业的新闻工作者来说,职称评定大有作用。”

……

2012 年 11 月,爸爸转业安置在盐城市委市级机关某杂志社当上副主编,由过去写稿变成了编稿,这份工作可以说十分适合他。这工作虽然十分辛苦,但他敬业精神没变,没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现象,总是看他公文包里装本杂志从不离身,晚上在灯光下伏案修改校对。这就是我深爱新闻事业的“痴”爸爸!

滚烫的山芋情

高亚

我对山芋有着特别的感情。从山芋上市起,基本每天都要吃上一顿山芋粥。每当在街头看到烤山芋的小摊,就会急冲冲跑过去,买上一个。焦黄的山芋,抓在手里,热在心里,香进肺腑。剥皮一圈,不管烫否,先咬上一口。啊,那个香热甜软,真是吃在嘴里,甜在心里。滚烫的山芋,也带来了滚烫的回忆。

在人民公社“大呼隆”时期,山芋是当时生产队主要农作物,山芋是解决社员温饱的主要食粮。记得我上初中时,生产队刚开始长山芋,当时本地没有山芋秧,要到二百多公里外的连云港灌云县才能买到。于是,生产队挑选 10 多名年轻体壮的强劳力,带上麻袋,骑上自行车去买山芋秧。我父亲是生产队长,在他带领下,一行人兴冲冲地去购买山芋秧。大热天,他们喝凉水、啃干粮,起五更睡半夜地赶路,生怕山芋秧在麻布口袋里闷死。几天后到家时,个个鞋子磨破了,屁股也被自行车的坐凳磨出血泡,疼得直咬牙。

为了挣工分,放假后我便跟随大人一起去栽山芋。先将土地整成一垄一垄,中间高两边低,从田一头一直延伸到另一头。栽插山芋秧时,先在高垄脊上用手扒成一个碗状的坑,坑距约尺把,然后将山芋秧根部弯在坑里,培上土再往坑里浇点水,一棵山芋就栽成了,不到两个月,山芋藤就长得好长的,这时,就要翻藤了。翻藤时,人走在山芋行沟脚下,将长须的山芋藤提起翻向另一边。山芋藤和巴根草一样,好发芽会生根,如不及时翻动,就会长出节节扎根须,这样就会消耗地力,影响土里山芋的生长。

下霜了,叶黄了,要收山芋了。生产队收山芋时,妇女负责割去山芋藤,男青年负责将山芋藤挑到养牛场,作为牛过冬的饲料。生产队养牛的人也负责耕地,收山芋时,耕田手将水牛套上犁具,山芋行在铁质的犁具翻动下,泥土快速地向一边倒去,红通通的山芋,一个个像喝醉了酒,倒在土垄上。老人、小孩跟在牛后面,将躺着的山芋用筐、畚箕拾起运走。牛拉犁刨山芋,刨不干净,不是山芋行宽犁耕不到,就是山芋长得深被犁铲断,一半留在土里。所以,生产队用牛耕山芋时,田头、田尾都站好多等待“放门”拾山芋的人。我也参与过拾山芋,只要生产队长一声吆喝:“放门了,可以捡山芋了!”所有站在田埂上的人,都一窝蜂地冲向田里,有工具的使劲地挥舞着钉耙、草爪,没有工具的直接用双手拼命地往土里抠。有时,几个小孩同时去争抢一个又细又长又有筋的山芋嗓子,看到被犁铲断露出另一半的山芋时,就感到山芋对着自己在笑,在呼唤你,甭提有多高兴了!不管手指多疼,一股脑地往土里抠,捧着从土里抠出来的半截山芋时,就想拿着人参一样兴奋,摇晃着、呐喊着向大人报喜、向伙伴炫耀。

那个特殊的年代,粮食不够吃,山芋是主食。我们家几乎顿顿吃山芋。山芋刚上市时,吃山芋粥、山芋饭、山芋渣。吃不完的山芋,晒成山芋干、山芋丁,做成山芋粉、山芋粉丝。到冬天、春天时,再吃山芋干粥、山芋丁饭,山芋团子。来亲戚和逢年过节时,就能吃上山芋粉丝炖猪肉。那时,在农村没有炉子烤山芋,放学后,为了解馋,就会拿一个山芋让母亲在做饭时,将山芋放在锅膛的柴草下面炕。炕山芋时,要不时用火叉翻滚山芋,以便烧匀、烧透、不烧糊掉。母亲在烧火,我蹲在锅门口,眼直勾勾地看着锅膛里那红灿灿的火焰,山芋没熟,自己的脸早已被火苗热得滚烫、通红,真盼能快点吃上烤山芋。每到山芋上市季节,我都感到自己身体在发胖,此功在山芋,因为山芋能让我每天吃饱肚子。

现在,许多人也爱吃山芋,尤其是香喷喷的烤山芋。可是和过去相比,早已不是那个味道了!

PDF pdfFactory Pro　www.fineprint.cn